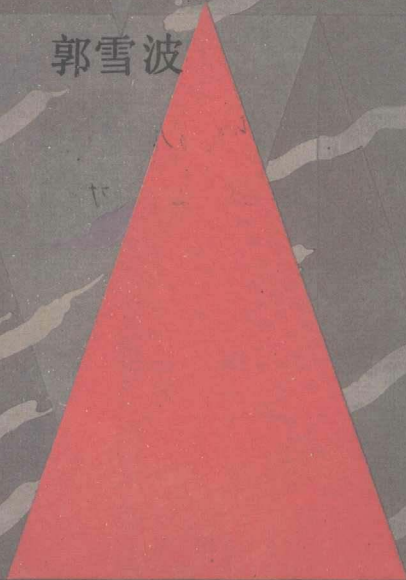


火宅

郭雪波



火 宅

郭雪波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4插页 270,000字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770册

ISBN 7—5360—0585—7/I·533

平装定价：5.65元

佛经云：

三界无安
犹如火宅

火宅
韩雪波 著

福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4插页 270,000字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770册

ISBN 7-330-0553-7/I·533

平装定价：5.00元

第一部

大之邪朝如平音只，如泉雅

点替，来出冒压所里都期平邪从接，本韵堂品邪音甄一

限，韵来出丑符蜀火蜀景音，脂甘韵既省义，和盟土韵莫对

你多由油里由律韵建替从既省，平虞由皆韵章高理一音如泉

。案既脂魏食韵命书丁音野县干。韵既

限韵合歌，韵既脂律韵巴巴斜和以限，阿象屋去沃也限。

青韵舍韵割面和，黎音韵落，经籍册一音直随替睡韵水。去

令不融，前细降不永音商，篇郭和替韵来融割面和，洪抵草

。命坐韵息不恭一音韵韵强里亥既受

替一音鼠号，韵韵世韵不连好音，里干引韵韵养替替省

土是尹空韵然笑早替，官德迎直所从修韵韵替表寿干，韵出

一出虫替音。替韵国干引韵韵洞沃替整音又底前，音受燕故

，每避，就寡音一替即韵玄籍音，丁平尖音。韵本韵巨自柔

韵景林景韵命坐音景亥。韵大向养要音。韵韵替不融不义而

。韵由矣景景也

。阿旁韵韵丹固柔一县音

八韵音音景韵干引韵替书邪韵景韵音，阿将黑押牢音韵音

。韵将黑替义，韵将景派样韵循里百

陪 一 策

那泉眼，只有牛眼睛那么大。

一股清澈晶莹的水，就从那牛眼睛里汩汩冒出来，带点沙漠的土腥味，又冷冽而甘甜。它是被大漠挤压出来的，那泉眼在一座高耸的沙山脚下。就如从母亲的乳房里挤出来的奶流。于是便有了生命的奔腾和追索。

谁也无法想像到，就这可怜巴巴的涓涓细流，竟会流开去。水流细得简直像一根游丝，若断若续，时而被两旁的青草遮掩，时而被漂来的浮叶覆盖，倘若走不到跟前，绝不会发现这里还流淌着一条不息的生命。

苍苍莽莽的沙垞子里，它孜孜不倦地流淌，寻觅着一条出路。干软赤裸的流沙从两边吸吮它，枯旱炙热的空气从上边蒸发它，前边又有茫茫无际的沙垞子阻挡着。它要走出一条自己的水路。多少年了，它就这样唱着一首哀婉、悠远、而又不屈不挠的歌。它要奔向大海。这是它生命的最辉煌的也是最终归宿。

它是一条固执的沙漠河。

它的名字叫黑沙河。它流过的那片沙垞子就是有名的八百里瀚海科尔沁沙地，又称黑沙地。

第一章

夜。天蓝。星星白。下弦月黄。风一逼黑。
“汪！汪汪！汪汪汪！”狗叫得急，凶狠地盯着响出动静的暗处。

暗处，有个黑影，趴在沙地上，一动不动。披着夜的黑网，如一只贴地的蝎子。只显出朦胧的曲线：隆起的臀部，塌陷的腰股，微抬的双肩。还亮着一只独眼。就如头顶上的那颗贼星，闪射出一束寒光。独眼盯着那条狗后边的黑呼呼的牛圈。圈里卧着15头科尔沁黄牛，个个体肥膘壮，安详卧地，闭目反刍。牛是最缺乏忧患意识的牲畜，把一切托付给了人类，包括割脖子。

亮着的独眼，死死盯着牛。牙咬得铁紧。狗又负责地吠起来。

一团黑物，从黑影这边飞出，不偏不倚落在狗的鼻下。狗当然嗅嗅，鼻子是它们的探雷器。接着，兴奋了。嘴一伸，尾巴一摇，“叭哒”一下叼住了那团黑物。是肉团。煮熟的肉团。用药酒泡透的熟肉团。

狗蹲在后腿上，扬起尖下巴，极有排场地受用起肉团。有滋有味地嚼动，富有礼貌地摇尾巴，吞咽后伸出舌头客气地

舔舔嘴唇。十足的绅士风度。尔后，不急不忙地张开嘴打下哈欠，走过去，挨着小沙包舒服地卧下去，尖嘴藏在毛绒绒的腹下。

这个醉汉，就这样入睡了。

黑影一跃而起。几步蹿到牛圈门口。一把雪亮的刀，麻利地割开栅栏门的拴绳。门，“吱扭”一声轻轻推开了。

黑影一闪，潜进牛圈里。

“二百。”“黑沙豹”说。

“二百？买耗子吗？”带草帽的汉子再也不理会“黑沙豹”。

“你要多少？”“黑沙豹”问。

“五百！少一个子儿不干！”带草帽的汉子蹲在地上，往上伸出五个手指头晃了晃。

“这老牛？瘦得像一条狗！”“黑沙豹”拍了拍牛屁股。牛尾巴毫不客气地扫他一脸。

“别看瘦，你瞅瞅牙口！”带草帽的汉子“嘿”地站起来，掰开牛嘴，“才四岁口！你懂牛吗？这头牛要是牵到卡尔陶集市，哼，这个价！”汉子的食指弯过来，形成九的样子。

“九百？哈哈，那是卡尔陶大集，这里是沙窝子小镇，离卡尔陶还差三四百里呢！”“黑沙豹”冷笑了一下。“加五十，二百五，咋样？”

“得了，你老哥，上别处转转去吧。”

“再加五十，三百，这行了吧？卖不卖吧？”“黑沙豹”缠

住不放。

“不卖。我没说吗？上别处转转去，别在这儿‘老鸹鸽牛×，认准一门儿’！”带草帽的汉子一说出口，围观的人们“哄”地乐了。

“黑沙豹”的有条长疤痕的眉头，隐隐抽动了几下。

“听口音，老哥是坨子西白庙子乡的吧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。你们那儿的人是好把‘×’说成‘鼻’。”人们又“哄”地乐了。轮到带草帽的汉子脸红脖子粗了。

“行了，我再加五十，三百五！中了吧？”“黑沙豹”不笑，又固执地还价。

“你出三千五，老子也不卖了！”带草帽的汉子犯倔了。

“我非买呢？”“黑沙豹”眉头上的那条疤痕又抽动了几下，闪闪有光。变紫了。像条红蚯蚓。

“天下没这个道理！”带草帽的汉子牵起牛，走出牛市。

围观的人们都摇摇头，也散了。各自忙起各自的事。沙窝子小镇的集市又热闹起来。几棵老榆树下，埋着一溜木桩子，上边拴着一溜各色牛马驴骡。每头牲口旁，或站或蹲着一个庄稼汉，牲口甩动着尾巴，悠闲地吃着地上的草，等候负心的主人成交。主人们呢，有的扯着嗓门吆喝，有的低声低气地讨价，有的倒在牲口旁荫凉处打盹。自从土地归户，原先的大面积农田被分割成无数个豆腐块，农机就失去作用，牛马驴骡变得金贵了。于是，这种自发的集市在沙乡

异常活跃起来。

“黑沙豹”的眼梢，远远斜瞄着带草帽的汉子背影。

“大哥。”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扯了扯“黑沙豹”的袖子。

“嘎子，‘秃喇嘛’呢？”

“他在北街刘嫂茶馆，等着咱们。”

“他的屁股倒离不开刘寡妇的土炕了！嘎子，你去吧，告诉他先牵上那三头牛，你们先回营地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嘎子不解地望着“黑沙豹”的脸。

“我有事，今夜不回营地了，你快去吧！”“黑沙豹”瞪了一眼嘎子，随后转过身，望着那个走出镇去的牵牛汉子。

嘎子吐一下舌头，拔腿就跑走了。

这时，日头正西斜，毒得很。火辣辣地炙烤着沙坨子，使得这坨子中的小镇、小镇中的活人，都快烤焦了，冒烟了。唯有那大肚子蝈蝈爬上灰不啦叽的苦艾草尖上，冲着日头猛晒背上的明翅，更加兴奋地聒噪着。日头越毒，它们越来劲，生命进入鼎盛。气闷得很。沙地上，有蚂蚁堆得老高的小土山。几只燕子钻上天。远天，有一层墨般的老云。一切征兆都表明，将有场暴雨。其实，入夏以来坨子里一直下着雨，坨洼地的庄稼都要涝了，刚晒了两天又要下了。老汉们叨咕，今年怕是闹水了。

“妈的，夜里要是下场雨，天开了眼！”“黑沙豹”吐掉嘴里咬着的烟屁股，把一根牵牛绳扎牢在腰上，又低头紧了紧

鞋带。然后从旁边的一家馅饼铺，买了十张羊肉馅饼，装在一个塑料袋里，塞进挎在肩上的一个旧军用包。

当“黑沙豹”步行四十里坨子路，赶到白庙子乡时，天已擦黑了。

他在村边小树林里一边咬馅饼，一边等候午夜降临。对这屯子，对这一带沙坨子，他早就熟悉。干贩牛的勾当以来，沙坨子里哪一块土路上没留下过他的脚印呢？他是后半夜才动手的。那时，别说人，就是闹夜的耗子都钻进洞睡死了。非常顺。简直易如翻掌。这种活儿，两年前刚起家时常做，现在干得少了，非不得已不做。今天，这个猪般死睡的带草帽汉子，惹怒了他。他想赌赌气。让这汉子为自己当众羞辱别人的一句骂，付出代价。他是“黑沙豹”，驰名沙乡的“盗牛贼”——“黑沙豹”，你当是谁？听说过蛮荒的黑沙坨子上，过去有一种豹吗？残忍又狠毒，偷袭进攻牲口和其它野兽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刹那间咬断对方的咽喉，只讲稳准狠。这就是“黑沙豹”。

“黑沙豹”凭黑夜的掩护，潜进先看好的那个院子，从牛棚的槽子上解开那头黄牛，用带来的麻绳套拴住牛的犄角，然后悄悄牵出了牛棚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又走回去，把兜里的300块钱，包好放在牛槽子里。“黑沙豹”把牛牵到村南的小河里，顺着河水下走了十多里，然后上了油渣路。丢牛的主，找去吧，请来再高明的码脚印能手，也不可能从常流水的河道和硬梆梆的油渣路上查出蛛丝蚂迹来。

“黑沙豹”顺公路疾行30里，又顺小道拐向西方的一条石

砬子地带，再拐向南，走进一片荒无人烟的莽莽苍苍的大坨子里，消失了。

当“黑沙豹”牵着这头牛，星夜急行赶回营地，把这头盗来的牛放进牛圈时，才发现圈里的15头牛都不见了。“黑沙豹”登时傻了眼。

牛圈的栅栏门敞开着，割掉的拴牛绳落在地上，那条护圈狗安然醉卧在一旁。“黑沙豹”怒发冲冠，一脚踢在狗肚子上。可怜的狗“嗷”一声痛叫，跳了起来，向一旁逃去。

“黑沙豹”像头疯豹，向牛圈旁边的小马架子冲过去。

“‘秃喇嘛’！嘎子！都死绝了？”

你一直在寻找那个“蒙面大盗”。

一想起那一幕惨景，你就心惊肉跳。那一声惨叫，那只乱抖的手掌，那烧伤的眼睑和下滴的血……时时刻刻扰乱你的脑海。有时你恨自己的不会忘却的脑子。你的脑子简直有特异功能，连幼儿时的那些刺心的往事，也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那个满脸黑胡茬的爷爷又来了。你一见到他，身上就发抖。暗中你祈祷过多少次呀，黑胡子爷爷别来别来，可越希望不来，他偏偏老来。而且每次来时都是那么漆黑的夜晚。墙洞里的小油灯，鬼火似地摇曳着，只照出他那满脸满腮的黑胡茬，根根像刺猬猬的刺儿，令人心悸。不一会儿他准吹灭那盏小油灯。至今，你一想起那突如其来的漆黑，那满脸满腮的黑胡茬，你就头发根簌簌的，浑身上下不由自主的颤

栗。那时你才七岁。

那是一个风沙刮得昏天黑地的傍晚。妈妈一见他来，慌乱地撂下手中的针线活儿，轻溜儿地滑下炕。

“满书记……你、坐。”妈妈照例回过头，对你说，“快叫爷爷……”

你刚要叫出口，照例那个黑胡茬先开口说：

“不，不叫爷爷，还是叫大伯吧。”

你耿耿难堪的妈妈，耿耿盘腿坐炕沿抽起烟的黑胡茬，终未能叫出爷爷或伯伯。你等待着下一个例行公事，甚至心里盼着这些过程快些过去吧，让你早点进入梦乡，以躲过即将来临的黑暗的压迫，躲过黑胡子的冷冰冰的目光不时刺来。

“小孩子，还不快睡。”黑胡子果然照例督促了。

你妈妈不由自主搂紧了你，但这是一刹那，然后还是轻轻地对你耳语：“小铁子，上炕睡吧，听话，妈妈跟……说会儿话。”

你早就想“听话”了，巴不得！于是你动如脱兔，爬上炕，脱撸掉衣裤，钻进炕头的破被窝，死死地闭上眼睛。你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抢在黑胡子吹灭小油灯之前，闭上眼睛。睁着眼时，突然降临的一片漆黑，使你实在恐惧万分，似如一下子掉进万丈黑渊，无着无落。只要闭上眼睛，周围再黑暗也感觉不到了，小脑子里另外洞开一个白天玩耍的沙坨子世界。有阳光，有沙溪，有星星草，有飞翔的野鸽子。于是你很快会在心灵的一片明媚中沉沉睡去。

这次你照样听着妈妈跟那个爷爷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嗑儿，没有感觉中失去了感觉，稀里糊涂地睡过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不知这次为何没有睡死，或许是来自炕稍的震动太大，你突然醒来了。睁开眼睛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黑咕隆咚，你忍不住恐惧刚要喊妈妈，却被来自近处一阵急促的呼吸震慑住了。你立刻屁也不敢放，不敢吭一声，不敢动身子，屏住呼吸，紧张地捕捉那神秘而可怕的动静。你担心坏人在杀妈妈。

“满……满书记……你……”你觉得妈妈的嘴好像被啥堵着捂着，透不过气。“嘿嘿嘿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……”你觉得黑胡子爷爷似乎很欢快开心。

“够了，你快点吧！我……我，快死了……”你害怕极了，明显感觉到妈妈在呻吟挣扎。

“瞎，还装啥蒜，也不是头一回……”你那小小的心灵里，恨透了这个折磨妈妈的黑胡子。也许就从这个漆黑的夜晚起，你的心里深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。

周围复又安静了。一场暴风骤雨后的安静。没有任何声响。你恐惧地想，妈妈是不是死了？你正矛盾着去摸妈妈还是不去摸的时候，妈妈却轻轻说话了。

“我求求你，让孩子爹回来吧……”“还不到期限呢，这次是县里统一抽的民工，人一走，我就管不了了。”

“你可以捎去个信，就说队里需要劳力什么的……”

“不行。实话说吧，他一回来，咱们可不便当了。”

“你的心真狠。”

“嘿嘿嘿。”

沉默。你的心“咚咚”地乱跳。本来是一颗不谙世事的兔子般的小心。

“再写张条子，借给咱三升米。”过会儿，你妈妈又先开口。

“五天前，你刚借过三升。”

“两升给西头儿的公婆送去了。”你妈妈重重地叹口气。

“我管不了那么多。给你借的太多，别的队干部会那个的。”

“看在小铁子面上……，明天揭不开锅了……这孩子可是你的呀……”你妈妈突然抽泣起来。

“你说啥？”你听出来黑胡子爷爷的声音陡地变了。

“你小点声！这小铁子，是你的血肉……”

“胡勒！”

“过门儿前三天，俺去借钱……，就那次怀了铁子的。当时要不眼瞅着俺爹病重，吃不上药，俺死也不会跟你这黑心狼的……呜呜呜。”你妈妈哭得更伤心了，只是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好像嘴里咬着枕头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！你瞒了我七年！”

“求求你，小点声，别让孩子听见了！这事不能让他知道！”

“不，你得让小铁子认我是他真正的爹，我才借给你粮！”

黑胡子冷森森地笑了一声。

一阵沉默。随后，你妈妈缓缓地开口说了一句：

“办不到。俺死也不让铁子认你这狼心狗肺的爹！”你妈妈说得斩钉截铁。

你犹如一下子掉进万丈冰洞，浑身冷透了，冻僵了。这个满脸黑胡子的爷爷，原来是我的亲爸爸？不，这是假的，这是一场梦，梦！梦！你恐惧地向墙角退缩着，退缩着，像一团瑟瑟发抖的小老鼠，想躲避那尖利的猫爪子。然而在黑暗中越来越感到那个猫爪子正在狠狠地向你抓来，抓来……你一声尖叫，便吓昏过去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三天后。

你跟着妈妈上坨子，挖野菜去了。那是个大饥荒的日子，连续三年了。你知道妈妈再也没有向黑胡子爷爷借粮，黑胡子爷爷也始终没有开恩救济你们娘儿俩点粮。饿得你们母子俩见啥吃啥。榆树皮，苦菜根，苣荬菜，陈羊皮，还有河床粘土。那粘土嚼时挺有滋味，就是吃了后拉不下屎，回回妈妈用头发簪子从肛门里扣下一块块干粪蛋似的粪便球。

“妈妈，我爸爸上哪儿去了？”爬上坨子歇气儿时，你问。

“不是跟你说过了嘛，爸爸被抽去当民工了。”

“当民工是干啥呀？”

“说是修水库。”

“在哪儿呵？”

“老远老远了，叫啥洪山水库，有六七百里呢……”说着，你发现妈妈的眼泪流出来了。见妈妈伤心，你也打住

话，不敢再问下去。可在心里轻轻呼唤着：爸爸，快点回来吧，快点回来吧，回来救救我们吧……

吃多了圆叶子茴菜，你妈妈浑身浮肿了，尤其那脸上，呈出青灰青灰的颜色，膨胀后绷得紧紧的肉，挤着一双眼睛，只剩下两条细缝，闪出游丝般的细细的光亮。为了怕你中毒，吃不认识的野菜之前，都是你妈妈先尝尝，感到安全了，才给你吃。这一天，你们走进黑甸子树筒子里，老远看见几朵白亮白亮的蘑菇，长在一片绿得发黑的草丛里。一天没吃到像样的一口东西了，你们母子俩惊喜地扑过去。

“孩子，等等，让妈妈先尝尝，别是毒菇。”妈妈一把抢过你摘到手里的那朵蘑菇。

你馋涎欲滴。蘑菇好看极了，圆圆的雪白的帽子，肉又厚又嫩，梗子有大拇指粗，挺拔而雪亮。

你妈妈咬了一口蘑菇，嚼了嚼，咕嘟一下咽到肚里。你妈妈站在那里，等待着肚子里的反应。约摸过了半个小时，你妈妈腿一软，瘫坐在沙地上，恹恹地叫一声：

“孩子，吃不得！这是个毒蘑，是蛇盘蘑！断肠断肚的蛇盘蘑！”

妈妈说着昏过去了。豆粒大的汗珠，从额头和两鬓那儿滚落下来，嘴唇和眼角开始变紫了。接着，脸色在青灰中透出绿斑点。你害怕了，扑过去抱住妈妈，几次哭叫着摇动，妈妈终于醒过来一会儿。

“铁子……我的苦命的孩子……”妈妈的嘴边冒出白沫子。

“妈妈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”你大声哭喊着。

“孩子，妈……要去了，你……你要好好的……”你妈说话困难，呼吸急促起来。

“妈妈！”你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妈妈万一走了，这事将永远变成谜，“妈妈，你告诉我，谁是我爸爸？”

你发现，妈妈的深陷进肿胀的肉里的眼睛，费力地睁开一条缝，亮了一下，并滚出两颗泪，困难地翕动着双唇。声音细弱得像根头发丝。你把耳朵贴在妈妈的发黑的嘴唇上。

“你……你，爸……是……”
你妈妈终未能说出来，一声长叹，一声“哽”地抽咽，嗓子眼里呼噜噜响了一声，好像一块粘痰堵在那里。生命短促，死神无情，天昏地暗，万事皆休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快告诉我，我爸爸是谁？”
你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死了，以为只是昏过去了。可是很快你惊骇地发现，妈妈的舌头横过来，被上下门牙死死咬住，淌出了血。
那血是黑的。

脸呈出青绿色。

山沟里的军营中，最最难熬的时间是星期天。米下锅，两件军衣、背心裤衩，搓洗两下就完了。还能干啥？看书，绝对看不进去；就是有对象，写情书也用不了整整一天明晃晃的时间。经历了六天的紧张热烈的生活，一下子跌进这个无聊而无事可做的漫长的一天中，大多数士兵的心是空